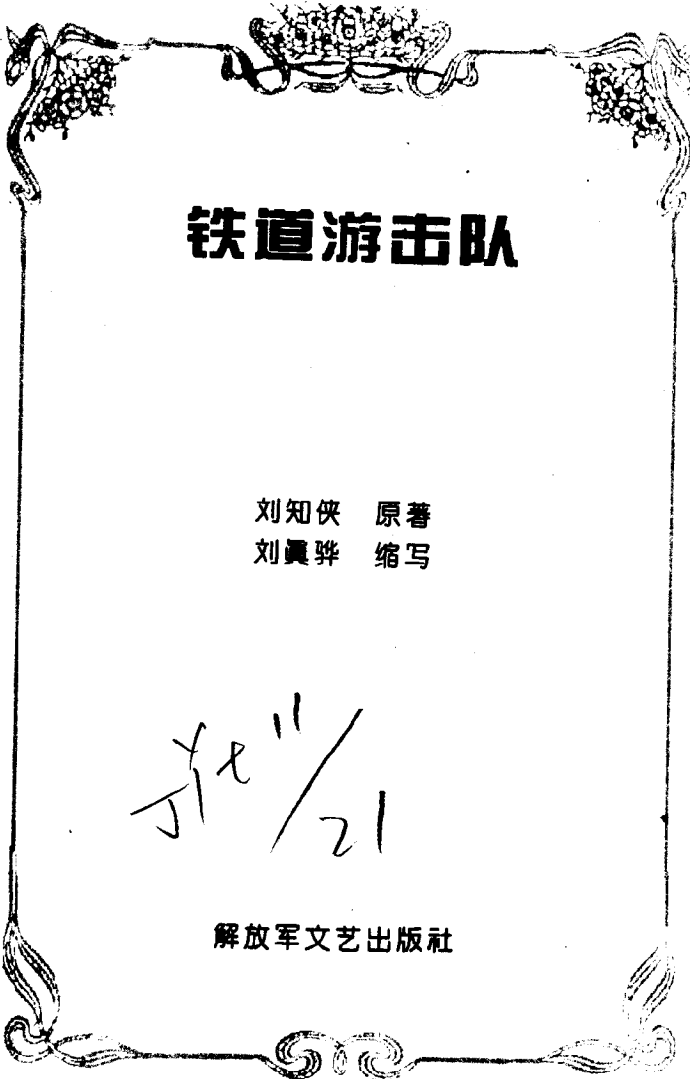




铁道游击队

刘知侠 原著
刘真骅 缩写

丁 11 / 21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铁道游击队/刘知侠原著;刘真骅缩写.-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6.1

中外军事文学名著(缩写本)丛书/总政文化部主编

ISBN 7-5033-0724-2

I. 铁… II. ①刘… ②刘… III. 军事题材-长篇小说-缩写本-中国-当代 IV. I1247.52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

北京昌平兴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6年1月第1版 1998年3月北京第3次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7.75

字数:165千字 印数:16,001—31,000

定价:10.00元(膜)

目 录

第一章	王强夜谈敌情.....	1
第二章	老洪飞车搞机枪	17
第三章	炭厂来了管帐先生	30
第四章	血染洋行	41
第五章	票车上的战斗	51
第六章	初会微山湖	68
第七章	敌伪顽夹击	76
第八章	进山——出山	94
第九章	反复辟斗争.....	113
第十章	巧打冈村.....	125
第十一章	苗庄血战.....	143
第十二章	站长与布车.....	158
第十三章	两雄遇难.....	172
第十四章	湖上神兵.....	182
第十五章	芳林嫂.....	195
第十六章	三路出击.....	207
第十七章	抗日胜利.....	225

第一章 王强夜谈敌情

为了配合山里的斗争，和掌握枣庄及临枣支线敌人的情况，司令部派了两个精悍的游击队员回枣庄活动。这两个队员一个叫刘洪，一个叫王强。刘洪坚决勇敢，王强机动灵活。他们都是枣庄人，过去在煤矿上干活，由于自小生长在这里，他们对矿上和铁路上都很熟悉，还练出扒车的本领。

这天傍晚，枣庄的烟雾显得更大，天黑得仿佛比别处早些。煤矿上和街上的电灯亮了。四下的烧焦池的气眼都在呼呼的窜着火苗。远远望去，枣庄象刚开锅的蒸笼。煤矿公司大楼上和车站票房上的太阳旗，象经不起这里的烟熏火燎似的，在迎着晚风飘抖。西车站上守卫的日本鬼子的刺刀，在电灯下闪闪发光。

西车站下沿，就是枣庄的西郊了，这里有一个陈庄，百多户人家，大都是下窑的工人，和车站上的脚夫，还有几家炭厂。因为这里和车站只隔一道小沟，车站上有鬼子，所以天一黑，街道上就没有人了。

天完全黑下来以后，从庄西进来一个人影，绕过两个焦池，来到一家大门前，他把门推开，走进院子里。

“老王哥在家吗？”

“谁呀？”一个浓眉方脸的人，从有着灯光的西屋里走出来，他约有二十四五岁的年纪，眨着黑黑的小眼，向院子里的来人望着。在黑影里，他看到是一个穿着农村服装的人。

“我！从南乡来的！”客人走过来，一把抓住主人的手说，“老王，你不认识我了么？”

王强嘴里咕哝着：“是谁呀！”把头伸到对方的面前，仔细打量着，又把他拉到灯亮处再一看：“噢！”他扬着浓浓的眉毛，咧着嘴巴狠狠的噢了一声，双手抱住了对方的臂膀，把客人拉到屋里。

“啊呀！原来是你呀！老周！你怎不早说呢？真想不到呀！……”

显然王强对老周的到来，感到说不出的惊喜。忙从袋子里掏出香烟，自己用火点了两支，把一支递到老周的嘴上，看看家人正在吃饭，他便拉着老周的手说：

“走！到那边炭厂小屋里去！咱们好好拉拉，回头找到老洪，咱们痛快的喝一气！”

两人出了门，摸黑向右走了十多步，在一个栅栏门边停下。老王开了栅栏门，他们走进一间矮小的黑茅屋里。

王强点上了灯，说：“这里还僻静些，你先在这里坐一会儿，我去找老洪去，马上就回来！”

老周知道这老洪就是刘洪，因为在一块时候长了，叫顺口了，就把刘洪叫成老洪了。虽然刘洪和王强的年纪差不多，可是都叫他老洪，这里边也包含着尊重的意思。他俩被派到枣庄来以后，原是由刘洪负责，因为老洪没有家，所以将联络点设在王强家里。

老周问：“老洪住在哪儿？”

“就在这里。”王强说罢就出去了，老周看看这小里屋，确有两个地铺，临门一张小桌，两条粗板凳，屋子当中砌着一个火炉。

外边的夜没有山里宁静，火车在轰隆隆的响着，远处还隐隐的听到矿上机器的嗡嗡声，老周想到过去他们在一块的生活，他很想马上看到老洪。记得队伍一拉进山里，老洪就是连里出色的班长，以后被提拔为排长。他有着倔强的性格，个子虽然不高，可是浑身是劲，只要见到他发亮的眼睛一瞪，牙齿一咬，就知道他下了决心，任何困难都会被他的粉碎。

不一会，王强回来了。一手提着瓶烧酒和一大荷包熟牛肉，另一手提了一手巾烧饼，放在桌上。

“找不到老洪！一到天黑，你别想摸着他的脚迹！”王强斟了两杯酒说。“咱不等他吧！你也许早饿了，一边吃着一边拉吧！我进来时，把栅栏门扣上了，老洪回来会叫门的。”王强说着把门掩了，并笑着问老周：

“你啥时回来的？山里怎么样？”

“我回来四五天了，”老周把声音放低些说。“咱们山里的队伍已经整编，义勇军改为苏鲁支队，从枣庄拉出来的煤矿工人支队，编为三营，还是我哥周震当营长。因为鬼子常到山里扫荡，国民党地方顽固派的部队，又常给我们摩擦，所以部队流动性很大，一方面防鬼子，一方面还得防这些反共的龟孙。你知道咱这个部队刚成立不久，武器还不齐全，活动的地区又小，因此司令部就派我回来，我们计划在南山一带秘密的建立起一小块抗日根据地，以备咱们部队遇到紧张情况时，可以跑过来隐蔽的休整一下，再投入战斗。要知道敌人在山里扫荡得越残酷，插到这敌据点附近，就越安全呀！”

“对！”王强连连点头说，“应该在南山一带开辟一下。以后咱们的三营过来，老洪和我也可以在火车上搞些东西，接济接济部队。说实话，蹲在敌据点里也真想咱们的部队……”

听到王强说要搞火车接济部队，老周正嚼着一块牛肉，他笑着说：“那再好也没有了。山里的部队的确很困难呀！部队派你和老洪回来，好几个月没有音讯，司令部很担心，生怕你们遭到危险。……”

王强摇了摇头说：“没啥危险。只怪我们没有和上级联系上。可是，我们有啥法子呢？我和老洪都不识字，又不好找人写信，我们去吧，又不知道部队住在什么地方。”

“我这次出山，司令部特别叮咛我找你们联系，看看你们活动的情况怎样，还嘱咐如果你们和山里直接联系有困难，就到西南山边小屯去联系，我家就在那里，离这七八里路。我那里经常有交通和山里联络。我到这里来的主要目的就是和你们接上头，了解下你们活动的情况，好向山里作汇报。”

“这太好了。今后有啥事，就到小屯去找你和山里联系吧！”

两人一边吃一边谈，不时望着窗外，还不见老洪回来，王强点了一支烟，向老周谈起他和刘洪回枣庄以后的工作情况，他说：

“我和老洪从山里回来以后，干什么呢？老洪说：‘吃两条线’白天在这小炭厂名义上当伙计。晚上，他就去约合一班子人，扒鬼子的火车。说起吃两条线，你恐怕有些不懂。你知道火车道的铁轨不是两条么？两条线就是铁路的意思。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铁路就吃这两条线呀！往年下窑出苦

力，顾不上生活，我们饿极了，就扒上火车，弄下几麻包烧烧，或者去卖几个钱维持生活！难道这不应该么？说起这班扒车的人，都很有种，飞快的火车一抓就上。老洪扒得最好。有时在火车上遇到押车的车警，就得拚命。有次老洪被车警用炭块打破了头，直到现在脸上还留下一块黑疤。他急了，以后上车就带着刀子，他说刀子有两个用处，可以割断麻包上的绳子，又可以捅车警。这一来押车的车警软了，因为这些家伙都怕死的。经过车上一些人说合，以后这班子扒车的，送几个钱给他们，他们也就睁一个眼闭一个眼，打马虎算了。这班穷兄弟都很服贴老洪。因为他勇敢、讲义气，扒车又扒得好，能为穷兄弟们撑腰。遇事，老洪一叱呼，说干啥就干啥，象一群小老虎似的。这次回来，他又想起搞火车了，他说：‘搞鬼子的更应该！’

“我呢？开始和他们一道搞车，可是想想，这也不是个长远办法。以后我就利用我父亲的关系，到车站上去干了脚行，推小车运货出苦力。因为我父亲过去在车站上下大力干脚行，这样我在车站上干活消息灵通，不但能了解鬼子的动静，而且车站上装卸货时，货物都经我的手，每一趟火车装的什么东西，我都知道。遇到机会我就告诉他们，他们去搞车，一搞一个准。……”

说到这里，老周打断了王强的话，连声叫道：“好！好！”

王强接着说：

“以后脚行的活就更多了，鬼子在站台对面，开了一个国际洋行。就象中国的转运公司一样，可是又不大象，因为它的权力很大。枣庄煤矿所有运出去的煤，从外边运进来的东洋货，和四乡收买来的粮食，都得经过这个洋行。商人往外

发货，都得向他们要车皮。

“洋行里有三个日本鬼子当掌柜的。他们都是在侵华战场上打伤的军官，不能随军队杀中国人了，就下来做买卖，吸中国人的血。听说大掌柜是一个大尉。我亲眼看到，亲手摸到，鬼子是怎样将中国的财富，煤、粮食，不分昼夜地往外运，象淌水似的。多心痛呀！接着又把些熊东洋货源源不断地运进来。这一切都是经过我们手装卸的。三个杀够中国人的日本掌柜，养得胖胖的。他们有薪水，从奸商手里大把捞钱，还克扣我们脚行。

“洋行成立不久，由于货太多，他们从站上脚行，抽出五十辆常备小车，每天到洋行听候使用。我被抽上了，编队的时候，选二头，因为大头是鬼子担任，由于我父亲过去是老脚行头，大家都推我作了二头。每天领着小车队给鬼子装卸货！要不是为了工作，谁干这个！”

老周说：“鬼子呢？”

“说到鬼子么？”王强骂了一声“奶奶”，又说下去：“大部分住在公司里，车站上。洋街住着鬼子的宪兵队。现在又正在南马道一片空地上修大兵房，看样子还有大批的鬼子要来。枣庄街也成立了维持会。汉奸每天办保甲，十家连环保，一家出事九家受累。居民都领良民证。鬼子整天出来，在街上抓人。夜里冷不防就查户口。大队的鬼子，三天两头出发，到山里扫荡，一回来就绑着一串一串的老百姓。起初送到宪兵队审问，一进去很少能活着出来的。以后捉的人干脆送到南马道大兵营了，那里四下用电网铁丝网围着，光见用汽车往里边拉，就没见出来的，枪毙了，也得有个响声呀！住在附近的老百姓，在夜里经常听到凄惨的叫声。以后从一个翻

译官口里漏出来：“这些运进去的中国人，都叫洋狗咬死，刺刀穿死。鬼子在夜间把捉去的中国人绑在木桩上，给鬼子新兵练刺刀，训练洋狗。那里有几十根木桩，挖了好几亩大的土坑，穿死，咬死就扔进去，撒上一层土，再扔进一批，又添上一层土，你说鬼子多残忍！……”

王强说到这里，他的眼红了，里边象有一团火在燃烧。他愤愤的提起酒瓶又倒了一杯，象喝白水一样喝下去。他干咳了两下，又接着说：

“还有，煤矿上有个医院，鬼子占了改作军用医院，给受伤的鬼子治疗。原来在这医院的中国大夫大部分被撵走了，都换上日本医生。中国人也留用了几个，不过都驱逐到外边住。白天上班，晚上回家睡觉。开头这些中国大夫还没觉得什么，可是以后渐渐注意一件事，就是早上一去上班，总见手术室的地板刚用水洗过，可是墙角，手术台脚，没擦洗的地方还残留着血迹。天长日久都是这样，中国大夫感到很奇怪，难道鬼子每天晚上都开刀动手术么？可是病房的鬼子要开刀的并不多呀！没过多久，这个谜就被附近的老百姓揭开了。每天夜里都有汽车到医院来，天快亮的时候，汽车又开走了。有一个老百姓偷偷的隔着窗户往外看，只见开来的汽车，装的都是绑着的中国人。他心里想，鬼子难道还有好心肠连夜的给中国人看病么？可是天快亮，汽车开走时，车上却不见人影了，只见那么多麻袋包，血顺着麻包往下流，里边装的什么呢？原来鬼子把捕来的中国老百姓，供鬼子大夫作活的解剖。你说日本鬼子狠不狠，毒不毒！……”

王强砰的一声，捶了下桌面，酒杯子被震得跳起来，他被怒火烧红的眼睛里泛着泪水，望着老周。老周的脸色铁样

的严肃，沉重，他的心被王强所讲的鬼子的残暴所激怒。他想到鬼子在山里扫荡时抓来的根据地的老百姓，原来都是这样悲惨的死在这里。小黑屋里沉静下来，只听到外边矿上的机器的嗡嗡声。

王强沉默了一会，又说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是个中国人，能平静么？老洪那个脾气，你是知道的，鬼子这样屠杀中国人，他还受得了？我们出山时节，带回了一棵十子连的手枪。我们人少枪少就小干，一有机会，我俩夜里带着它，去摸鬼子的岗哨，混过去，打倒就跑。鬼子戒严、查户口，他能查出个屁？我们都是本地人，又在夜里，人熟地熟，他有什么办法？就这样，我们也干了几回，消消肚里这股闷气。白天我还是照常到站上，领着小车队在洋行值班，和那三个鬼子掌柜的打交道。可是自从我知道那些黑夜里的屠杀以后，我见了鬼子掌柜的心里就冒火，心里说：‘我啥时候杀了你们这些龟孙，心里才解恨！’

“一天夜里，我和老洪约了人就把这三个鬼子军官杀了！”

“啊！杀了么！”老周沉闷的脸上，马上露出了笑容。

“当然杀了！老洪干事从不拖泥带水，他说杀哪个，还跑得了吗？”

“好，好，杀得痛快！”

“说杀了三个是假的，”王强笑着说，“杀了两个半，有一个没杀死，第二天又活了，这只能怪我，惹起以后不少麻烦来。”

“你说说，你们怎么去杀的！”老周想听个详细。

“是这样。”王强慢慢地说下去：“我不是小车队的二头么？每天晚上九、十点钟左右，站上的货车都装卸完了，大伙都换班回家了。可是我还得去跟鬼子三掌柜金三结帐。当天装

多少件，卸多少件，工友该分多少钱，我领了再发给他们。就这样我和三掌柜金三混得很熟。有时晚上结完帐，他也留我坐一会，给我一支烟，递我一杯茶，拍着我的肩头笑着说：‘王的，你的好好的干，以后我提拔你大大的！’我知道这是他拉拢我，好让我俯首贴耳的为他们效劳。我就应付着说：‘谢谢，太君以后升官大大的！’他听了也高兴得哈哈大笑。平时我也帮他扫扫地，倒倒茶，把他的屋子收拾一下。日子长了，到各个屋子里出出进进，鬼子也不避讳。有天晚上，是个机会，我和鬼子三掌柜结帐结得晚了，大约有十点多钟，大掌柜、二掌柜都睡下了，这个矮胖子的金三打着呵欠也想睡，我装着收拾东西拖延着时间。等三掌柜也睡下了，我把电话机偷偷的搬到离床远些的地方，就把大门倒挂上走了。

“当晚我找到老洪，把情况一谈，他说：‘干！’我说：‘行！可是枪呢？’有三个鬼子，我们两个人一棵枪是够搞的。搞不利索，洋行对过就是站台，站台上驻着鬼子，并有流动的哨兵，是容易出危险的。老洪说：‘枪不够，用刀砍！再找个帮手就行了。’我俩商量着去约彭亮。他平时也和我们一道扒车，很勇敢，他一口答应了，愿意和我们一道去。三个人一棵短枪。三把大刀对付三个鬼子，一个人打一个正好。可是又一想，洋行离站很近，枪一响，站台上的鬼子听见，用机枪堵住门怎么办？商量了一下，进去都用刀砍，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放枪。我头里领路，夜十二点以后，我们就到洋行去了。

“他们在一个拐角黑影里等着，我悄悄的摸到门口，把大门弄开，让他俩偷偷溜进去，我用手指着南屋，南屋的门是往两边拉的，他们不知道怎样开法，我上去，把门用力往两

边一拉，拉开了，屋里的电灯还雪亮。我一愣，老洪带着彭亮早跃进去了。只听得其哩格叉，鬼子一阵乱叫，等我跳进去时，两个鬼子已被他们砍翻了。另一个鬼子用被子裹着头，滚到地上乱叫。我急了，夜深人静，声音传得很远，不能让他叫下去。我跑上去，对着裹被子的鬼子照头照胸打了两枪。枪一响，我们就溜走了。我们汗流满面的跑回家里，听听车站上，并没什么动静。原来，在屋里打两下手枪，外边听不清楚。所以车站上的鬼子并没有发觉。事办得倒还利索，很痛快。这三个不知杀了多少中国人的日本鬼子军官，总算没逃出中国人民的手掌。

“可是，我躺在床上，又一寻思，一个心事缠得我一夜睡不着觉，第二天怎么办？去上班还是不去呢？不去吧！准惹起怀疑，平时都是一早按时到车站上值班，怎么就偏偏这夜出了事就不来了呢？不用说，不等吃早饭，就要被抓去了。反过来一想：去吧！杀了鬼子，心里总是一个事，一露出自然，就出毛病。最好的办法是晚上逃出去。可是这一跑可就证实了，家里人准受连累。连夜和家人一道跑出去吧？鬼子四下有岗，不好出去，天已快亮，也来不及了。我翻来复去睡不着，就去找老洪，要他给拿个主意。我就是有这个毛病，啥事也能干，就是拿不定主意，要是灾祸真临到头上了，我也能对付过去，就是在事前事后多犯寻思，老洪说我太犹豫。可是我一见老洪的眼睛一瞪，也就有信心了。所以我一有解不开的事，就找他商量。老洪说：‘这点小事，你嘀咕什么呢？他又没有抓住你的手，怕什么？’我说是呀！他说：‘这三个鬼子还不该杀么？’我说该杀呀！他就说：‘那你明天就理直气壮的上站去，啥事不要怕，越怕越有鬼上门！’他这一说我

心里踏实了。第二天一早，我象没事人一样到车站上去。

“在站上，我点了点人数，小车队的人都来齐了。我说：‘走！到洋行去看看，今天运啥货！’小车吱吱呀呀的都到洋行来了。一看，大门半开着，我心里有数呀！平时都是小车在外边等着，我一个人进去找三掌柜。这次我约了几个人一道进去。我先带他们到帐房。这里没有一个人，我坐下来，叫他们：‘到南屋里去看看三掌柜的起床了没有！’他们都到南屋去了。只听一阵啊呀声跑回来：‘二头！鬼子叫人杀了！’我故意装着不懂，问：‘什么？大惊小怪的？’他们说：‘鬼子掌柜的不知叫谁杀了。’我急忙站起来说：‘真的么？哪有这种事！跟我去看看！’他们都要跑，想离开这是非之地，可是被我喝住了：‘事到眼前，你们跑还行么？一个都不准跑。’我就往南屋走去。其实不看，我也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不过一进门，却使我大吃一惊。大掌柜、二掌柜都死了，可是鬼子三掌柜却满头是血的坐在炕上。原来夜间我进去打他时，他早吓得蒙着头，裹着被子在地下滚，使我的枪没打准。头上那一枪，只在头皮上穿了一道沟，胸部的那一枪，由于他一滚，子弹从肋骨间穿过，却没打中要害，当时他是昏过去了，天亮时苏醒过来。由于他蒙着头。我没能打死他，可是也正因为这样，他也不晓得是我干的。所以我一眼看到他坐在炕上，虽然心里吃惊，可没敢流露出来，就假装惊慌的急忙跑上前去，叫着：‘太君！怎么了呀……’金三说：‘夜里来了土八路，王的！你打电话！’我马上打电话给宪兵队，报告洋行出了事，又打电话给医院，叫派人来。不一会大队鬼子开来了，机关枪四下支着，鬼子端着刺刀围住院子，宪兵队进南屋检查，这时有些脚夫都偷偷的溜跑了，可是我硬拉几个

人，在院里院外忙着，医院的汽车来了，我帮着把鬼子三掌柜抬上汽车，他临上汽车，看到我累得满头大汗，拍着我的肩说：‘你的好好的，我医院的出来，干活大大的……’我说：‘好好的，干活大大的！’送他进院了。……”

老周完全被王强谈的杀鬼子的故事所吸引住了，一听到鬼子送进了医院，他才松了一口气，说：

“真危险呀！以后没有什么事了吧？”

“没有什么事？”王强眨着小眼笑着说：，“危险的事还在后边呢？你往下听吧！”他又接下去说：

“我在回来的路上，狠狠的吐了两口唾沫，心里说：‘奶个孙，鬼子才真是要钱不要命哩！’当我开始看着他满头是血，坐在炕上的时候，他样子很泰然，好象眼前的两具尸首，和他自己身上的伤，并不算什么似的，一点也看不到难过的样子。当时我就奇怪，也许是这些鬼子军官，杀咱中国人杀得太多了，手上的血也沾多了，看见血不算回事。可是等我送他上汽车，听他说干活大大的，我心里才明白了。原来洋行里大掌柜和二掌柜的权力很大，赚钱很多，三掌柜的官最小，常作杂活，不被重视。所以这一次他没被打死，满脑子金票的飞舞，代替了伤口的疼痛。他完全被一个欲望所占有，大掌柜、二掌柜的死，不但没使他难过，相反的却感到幸运，因为他的伤好了，就有希望作洋行的大掌柜，今后可以大把的抓金票，发财。要当大掌柜，就离不开这班脚夫替他出力。他临上车要我好好干，就是拉拢我，要我今后为他出力。”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一天，二天，三天都过去了，没有一点动静。车站上的鬼子象没事似的，每天还要我们装卸货。开头几天，有些胆小的，从那天见到鬼子的尸体后，就吓得

不敢来了，怕受到连累，因为是我们一早发现的，容易惹起鬼子的疑惑。可是后来，看看没有什么事，就都又推着小车上站了。第四天人到齐了。我们一早正在车站上搬运货物，突然鬼子的骑兵包围了车站，四下架起了机关枪，我们所有的脚行，都被赶上了汽车，一直拉到宪兵队去了。

“我在汽车上，看看所有被逮捕的人，只有我是一个是参加这次事件的。我心想这次可完了。到了鬼子的宪兵队，不死也得剥一层皮。人们一提到宪兵队，头皮都会发麻。一进去，我们都被关进一个大院子里，地上铺着煤渣，鬼子端着刺刀，逼着大家脱下衣服，跪在煤渣上听候审问。每个人的膝盖都被尖利的煤渣刺得血呼呼的流。我是二头，还没等脱衣服，就被第一个喊去审问。鬼子宪兵队长亲自问案，旁边站着中国人的翻译官。宪兵队长问我：‘你的二头的？’我没鞠躬，只点了点头，回答说：‘是！’惹怒了旁边的翻译官，他想对鬼子讨好，给我一个下马威，只见他飞起一脚向我后腿踢来，并用手向我的胸一推，想把我甩个倒栽葱。可是我眼快，急用手向上一架，右腿猛力往后一蹬，只听扑通一声，翻译官仰面朝天摔到地上。我愤愤的低声骂他：‘你是不是中国人？’翻译官恼羞成怒，从地上爬起来，正要去抽东洋刀劈我，却被鬼子宪兵队长拦住：‘你的不好，滚的！’骂了翻译官一句，就拉我到屋里去了。他很客气的把我让到椅子上坐下，说：‘刚才翻译官的不好，你的不要见怪；洋行的事，你的知道？’我说：‘我不知道！’宪兵队长翻了一下白眼，不相信的摇摇头：‘你的二头的，洋行常常的在，这事你一定的知道。’他的眼睛狼样的盯住我的脸。我用眼睛迎着他说：‘我真的不知道。’鬼子的脸马上沉下来，在屋里走了一遭，然后站在窗前，

指着玻璃窗外边一群跪着的人，对我说：‘他们里边谁的干活的，你的知道？说了没有你的事。’我摇摇头说：‘太君！那天晚上，我住在家里，没在车站上，我哪里能知道是谁干的呢？我不知道。’我这第三个不知道，使这个宪兵队长暴跳起来，拍的一声，捶着桌子，茶杯被震翻了。他刷的从腰里抽出洋刀，把刀放在我的脖子上，我的心一惊，耳边听到他叫着：‘你的二头，不知道，要杀了杀了你的。’我心里说：‘反正完了，’就又摇了摇头。可是，他的刀并没有砍下去。因为他问不出什么，是不会轻易杀了你的。

“这时，外边又进来一个鬼子，宪兵队长就怒冲冲的出去了。这新来的鬼子满脸笑容，在我旁边坐下，从桌上茶盘子里，拿了两块茶点，送到我的面前。我说：‘我不吃！’他说：‘你要好好的说，皇军对你好处大大的。不然，你要吃苦的有！’我说：‘我不知道，能硬说知道么！’鬼子冷笑着说：‘你愿意吃苦头，那么，好！’他向外边咕噜了一声，两个武装着的鬼子进来了，手里拿着绳子，站在我的两边。眼看就要动刑了，鬼子发怒的问我：‘你说不说？’我说什么呢？看看马上就要吃苦了，这时，我突然想起鬼子三掌柜的，我要用这个没被我打死对头的，来为我挡一阵了，行不行就这一着了，我就理直气壮的对鬼子说：‘太君，就这样吧！我再说你也是不相信的，我请求太君打电话问问三掌柜金三就明白了。我是好人是歹人，他很清楚。出事的那天早上，还是我发现了这事情，又是我给宪兵队打电话报告的，我又打电话给医院叫来汽车，还是我把三掌柜抬上汽车，送到医院里。这一些事是真是假，可以调查。这事要是我干的，我还敢大清早到洋行去么？你可以打电话到医院去问问，三掌柜会告诉你底细的。’